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蒼山漾濞的千年時光

王賢浩

我從大理古城往西走，翻過點蒼山十九峰的雲影，風裡的水汽忽然裹上了核桃林的清香氣，腳下的柏油路順著山勢往下一拐，就撞進了漾濞的懷抱。這座坐落在蒼山西麓的小城，守著漾濞江悠悠淌過千年，沒有大理古城的游人如織，卻把蒼山的雲、古道的風、千年的煙火，全揉進了山坳裡的每一寸土地。

站在蒼山西鎮的山巔往遠看，點蒼山的十九座峰巒像一道翠色的屏風橫在東邊，海拔4122米的馬龍峰近在眼前，山尖的雲霧順著西坡往下漫，漫過連片的核桃林，漫過青瓦白牆的彝家小院，最後落在漾濞江的水面上，漾起一圈細碎的波紋。

這裡的天永遠是透亮的藍，風從蒼山十八溪的谷口鑽出來，帶著清冽的泉水味，吹在臉上涼絲絲的，連盛夏的暑氣都被消得一二淨。

漾濞的根，是刻在千年古道的馬蹄印裡的。作為茶馬古道和南方陸上絲綢之路的重鎮，這裡曾是馬幫往來的必經之地。橫跨在漾濞江上的雲龍橋，是有史記載的世界最古老的鐵索橋，鐵索上還留著數百年的磨痕，站在橋頭往江面上望，風卷著浪聲從橋下穿過，仿佛還能聽見當年馬幫的銅鈴聲順著江岸飄遠。3000多年前的蒼山古崖畫藏在山壁間，200多個圖案刻在岩石上，記錄著先民的生活圖景，被史學家稱為「蒼洱文化之源」，指尖撫過那些被歲月磨得溫潤的紋路，好像能隔著數千年的時光，摸到遠古先民的體溫。就連那段保留完整的滇緬公路過境段，至今還臥在山間的樹叢裡，車輪碾過的痕跡裡，藏著一段滾燙的歲月記

憶。

最動人的是漾濞漫山遍野的核桃林。作為「中國核桃之鄉」，這裡的核桃種植歷史已經延續了上千年，連片的核桃樹順著山坡鋪展開，濃綠的樹冠遮天蔽日，把整個山坳都浸在清潤的香氣裡。

每到收穫的秋季，山民們扛著竹竿往林子裡走，竹竿一敲，青綠色的核桃就嘩裡啪啦往下掉，滿地都是飽滿的果實。漾濞核桃肉厚油足，咬開一口滿嘴留香，2018年這裡就入選了第二批中國特色農產品優勢區，小小的核桃順著古道、順著高速路，賣到了全國各地，成了漾濞人手裡攥著的「金果果」。

往石門關的方向走，兩山對峙的峽谷像一扇被巨手推開的山門，飛瀑從崖壁上垂下來，濺起滿空的水霧。沿著山間步道往上爬，腳下的石板路沾著青苔，耳邊只有溪水叮叮的聲響，抬頭能看見蒼山的岩壁直插雲霄，風從峽谷裡穿堂而過，帶著草木的清香氣。山腳下的阿尼麼村，藝術鄉建的改造讓老村落煥發了新的生機，老土牆被畫上了彩色的圖案，閒置的老院改成了雅致的民宿，我住了進去，真有一種似家非家的舒適感讓我的心一下子安定了下來。

傍晚時分坐在漾濞江的岸邊，看夕陽把蒼山的影子慢慢拉長，遠處的村落升起裊裊炊煙，賣漾濞卷粉的小攤飄來米漿的香氣。這裡沒有擁擠的人潮，沒有喧鬧的酒吧，只有慢悠悠的時光，順著漾濞江的水流，淌過千年的古道，淌過連片的核桃林，淌過彝家小院裡飄出來的酒歌。你不用急著趕景點，就順著青石板路慢慢走，風會告訴你，在蒼山西麓的這片土地上，所有的歲月都浸著溫潤的煙火氣，所有的故事，都藏在山風與江濤的和聲裡。

殘暑待秋風

林成凱

立秋過了，天反倒熱了起來。

這種熱和夏天的熱不一樣，老人們說，這是「秋老虎」來了，要熱上十來天呢。這名字起得好，秋天的老虎，聽著就有幾分厲害。明明入了秋了，暑氣該退了，可它偏不，賴著不走，像是一個不講理的客人，硬要多住幾日。這時候便想，古人說的「七月流火」大概是騙人的，火還沒流走呢，正燒得旺。

想起幼時在鄉下，暑天太熱，祖父便把竹床搬到院子的葡萄架下，一家人圍坐著

乘涼。祖父搖著蒲扇，慢悠悠地說，過了這陣子就好啦，一場秋雨一場涼。我那時覺得這話好聽，便記住了。

秋老虎肆虐的日子，也並非一味惱人。每至黃昏，暑威稍減，西天雲霞如火燃燒。搬一把椅子坐於門前，看晚霞層層變幻色彩，慢慢沒入夜色。晚風習習，尚留余溫，卻早已褪去白日的暴戾，一派懶洋洋的，仿佛溫威的秋老虎已然倦了，垂頭打盹。唐人李商隱的詩裡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寫的大概就是這種光景。美是真美的，可美裡頭藏著一點遺憾。

傍晚的菜市也熱鬧。賣西瓜的老漢喊著「不甜不要錢」，賣蓮蓬的女人坐在小板凳上，一邊剝蓮蓬一邊和人閒聊。蓮蓬是初秋的時令之物，蓮子剝出來白生生的，咬一口又脆又甜，帶著一點清苦。古人說蓮子最能清心，我看是有道理的，那一點點苦味，恰好解了秋老虎的燥氣。

除了蓮蓬，還有賣菱角的。菱角黑黑尖尖的，煮熟了剝開來，裡面的肉粉粉糯糯。有些地方把菱角叫「水栗子」，大約是覺得它的味道和栗子有幾分像，只是多了幾分水鄉的氣韻。

夜裡還是熱，睡不著，便起來喝綠豆湯。綠豆是白天就熬好了的，祖母常說，綠豆是解暑的寶貝，夏天的綠豆湯、秋天的綠豆粥，一年到頭都離不開。忽然就想起一句蘇軾的詩：「簾紋如水帳如煙。」說的是竹席涼得像水，蚊帳薄得像煙。這大概是古人消暑的法子了。他們沒有空調，沒有電扇，靠的便是竹席、蒲扇、綠豆湯，還有一份靜下來的心。宋人楊萬裡有一首《夏夜追涼》，寫的就是這份心境：「夜熱依然午熱同，開門小立月明中。竹深樹密蟲鳴處，時有微涼不是風。」微涼不是風，那是什麼呢？大概就是心靜下來的那一剎那罷。秋老虎也是一樣的道理。越燥越熱，越熱越燥，不如索性坐下來，喝一杯涼茶，搖兩下扇子，聽一聽窗外的蟲聲。

秋老虎大概還要熱上幾天。過了這幾日，秋風便該來了，秋雨便該來了。到那時，天高雲淡，涼意漸起，這老虎也就該走了。想起《詩經》裡的一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的大火星偏西了，天氣漸漸轉涼，九月便要準備冬衣了。日子就是這樣，一季一季地過，熱了便盼涼，涼了便盼暖。

收藏秋天

蘇鴻儒

秋天短暫得像一場溫柔的錯覺，風一吹，葉一落，轉眼就走向尾聲。習慣在秋意最濃的時候，悄悄收集一些細碎的物件，當作秋天留給人間的紀念品。不用隆重，不必昂貴，只是幾片草木、幾幀光影、一點煙火痕跡，輕輕收好，便把短暫的秋意妥帖安放。

我的收納小盒裡，最先入住的是一片紅葉。散步路過街邊楓林時隨手拾起，顏色紅得干淨通透，脈絡清晰舒展，帶著被秋風秋日陽光浸潤過的溫潤。把它夾進厚重的書頁裡，慢慢壓平、風干。褪去水汽的葉片不再柔軟，卻完整留住了深秋最濃烈的色彩。這是秋天最朴素的信物，標記著這一年山河溫柔、秋光正好。

盒底躺著一顆小小的橡果，是在公園草地偶然撿到的。圓圓的果殼帶著自然的粗糙紋理，沉穩又可愛，沉甸甸握在掌心，滿是秋日獨有的厚重。秋天是收穫的季節，草木收斂生機，沉淀碩果，這一顆小小的橡果，就是大地悄悄積攢的溫柔與力量。它沒有花葉的明艷，卻帶著歲月沉淀的安穩，安靜訴說著秋的豐盈。

還有一張小小的拍立得。某個晴朗的秋日午後，抬頭撞見漫天澄澈晴空，滿地金黃落葉，晚風溫柔，光影溫柔，便隨手定格了一幕普通的街景。照片裡沒有精致的構圖，只有婆娑的樹影、溫柔的落日、鋪滿落葉的小路。短短一幀畫面，定格了轉瞬即逝的秋日光影，把流動的秋風、溫柔的暮色，永久留存了下來。

我一點點收集，慢慢積攢，把零散的秋意一一收好。旁人或許不解，幾片落葉、一張普通照片，不值得珍藏。可四季輪回自古注定，秋來秋去，從不會為誰停留，沒有人能留住一整個秋天。等到寒風四起、白雪覆城，冬日的清冷裹挾萬物，滿目蕭瑟荒涼之時，我翻開書本，打開小盒，看見紅葉灼灼、橡果安然，看著那張拍立得，就會清晰記得，今年的秋天，真的熱烈、認真地來過。

生活大多平淡庸常，四季更迭來去匆匆，我們常常過完一季，便遺忘一季，日子重復著，慢慢失了溫度。而這些小小的收藏，是時光的印記，是生活的溫柔伏筆。

收藏秋的落葉、煙火與光影，其實是收藏平凡日子裡的小美好。秋會落幕，但溫柔不會消散。認真收藏每一個秋天，便是認真收藏生活裡所有細碎的溫柔與熱愛。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芯月負責。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温陵氏 芯月 653期

北城，本名郭海。滿族。教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詩刊》《民族文學》《星星詩刊》《草原》《詩歌月刊》《散文詩》《詩潮》《北方文學》《詩選刊》等海內外報刊。曾獲科爾沁文化政府獎、巴山夜雨詩歌獎、中國·張家界第五屆國際旅游詩歌節「行吟詩歌獎」、第四屆紫荊花詩歌獎等多種獎項。入選數十種詩歌選本。出版多部詩集。

深，及其余燼

暮色的味道，陳年普洱
光線一寸寸冷卻
把一段未完成的往事含在嘴裡，苦後回

甘

風從領口鑽進來

一條窄路，勒進大地
清空緩存
刪除粉飾孤獨的修辭
赤裸。把一條窄路走寬
寬過所有悔恨

每走一步，腳下就讓出一寸沉默
那山，是我前半生
堆積的執念
被暮色抹平

河那邊沒岸，只有更湍急的絕望
也無桃源
另一重暮色坐定
覆蓋踩在腳下的山

深，及其余燼（組詩）

一條露出名字の河

枯了一半
剩下的重量
懸空
一顆被掏空的果實
在風中，無依無靠

風，沒了揚塵的氣力
繳械後蜷縮
為了不被折斷，主動矮了一寸

沒言語，也沒對視
更沒有解釋的冷
點破自欺
在一聲嘆息裡絕望

一條河，露出名字
兩個枯涸的靈魂
在河床上，認出了彼此

放不下

風吹蒼茫，天地間
一張未干的宣紙
放不下，那場沒落盡的雨
放不下，你轉身帶起的風

漂洗。不肯褪色
潤開的字跡，推開雲影
落地成河

卷走月光
撈不出半枚褪色的腳印
風不答，口卻開了口
沙太輕，遇風就散了

一粒沙，藏著大漠的沉默
一朵雲正慢慢飄走
執念，從指縫流成風

在凝望中染色明天

風把陽光抖搭在肩上
染蒼茫，也染執念
影子落地，被明媚青睞

暖痕

窗外的雨，細碎
淋透了半生的涼
長巷深處，一盞燈昏黃

迷離的雙眼，不願拭去那層
薄霧，藏著你不曾走遠的輪廓
雪，不再凜冽
在胸腔裡慢慢煨熟，化作一泓溫熱的泉
轉身成淚

苦澀，黏稠，裹住了流年
徒留一抹淡影
在茶壺邊沿提醒，曾有的滾燙
木質，散發出檀香的氣息

指腹摩挲，泊進舊時光
每一道紋路，都有你指尖的溫度
結冰的等待
冰層之下，懂得比誓言更沉實

站直了行走

站直了
影子比黃昏長

撐起鈣質的天空
每一塊磚石，都是曾經
坍塌的誓言。壘高
抵禦穿心的涼

余音，在大漠有了回聲
悠長得一眼望不到邊

風太沉
靈魂在這城裡生根
一步一步
奔赴，縱深

案板上的魚

鱗片在冷光下褪成灰白
尾鰭最後一次拍擊
那聲悶響，是掙扎的全部回音

無助像粘稠的粘液，裹住每一寸鯉
水在一米之外
在瓷盆邊緣，靜如謊言

舉目所見，不是江河
是生鏽的天花板，和懸停的刀尖
鯉蓋急促地張合

等待
那一秒被無限拉長
絕望，在鯉絲間結成了冰

不再動彈，圓睜著眼睛
用盡最後的力氣，等下一秒落下

鳥鳴落在紙上

喧囂隔在窗外，需一次告別
不死心的守望，泊在渡口
沉靜，沒有一絲風聲

晨曦正試圖刺破那層薄霧
過往是一輪清冷而遙遠的白
紙上，是浮世裡唯一的一片舟
已遠

筆尖行走，紙下的暗流湧動
言語未盡

青簡逐光，在墨裡掙扎
一聲清越的鳥鳴落在紙上
啄破了這層靜謐
讓原本蒼白的敘事，瞬間有了
回響

